

土地“圈而不用” 荒废工业园种满农作物

(上接第一版)

该县对社会各界的招商功臣都给予阶梯式奖励,按照财务年度纳税额分别给予2%到10%的重奖,对引进世界500强、国内500强企业或上市公司的引荐人,按照纳税额分档奖励后,再一次性奖励20万元,动员和汇聚各方力量打赢项目会战。

从2006年起,每年实施一轮招商引资“百日竞赛”活动,重奖重用不惜重金和职位,但是重处重罚也不谈情面和条件。

为了保护客商的利益,该县出台苛刻的政令改善投资环境。比如,“乡镇和重点部门一年内没有独引或主引‘三落实’3000万元以上进开发区项目的,实行一票否决,年底不能评

为一等奖,班子成员不得评优”。

另外,该县还规定,凡党政干部接受客商的宴请,一律开除公职,凡是开发区企业发生被偷被盗被抢案件,公安部门15天之内不能破案的,一律按原价预先赔偿;增值税留成部分五免五减半、所得税留成部分六免四减半,当月征收,下月按政策如数返还。



盱眙工业园内杂草丛生 本报记者 阎云霄/摄

“冷清”10年:工业园区内兴建楼盘

“经济开发区以建设‘新兴轴承之都’、‘中国凹土之都’为抓手,集聚优势资源,打造特色板块。”8月初的一天,在盱眙县城一栋商务大楼上,一位企业家对《中国企业家》记者如此描绘工业园区的蓝图。

但与蓝图不同的是,虽然整个园区设计整洁有序,但充斥着令人不安的寂静。空旷的土地上,虽然被不同的围墙圈成块状,但是修建的楼房不多,杂草丛生。傍晚6点,虽是下班高峰,但是宽阔的大街上,行人寥寥。

前述企业家在带领《中国企业家》记者参观园区时说:“如果你能帮忙引进高新技术企业,政府会有大笔奖励。”

园区内430多家企业,总产值380亿元。这是经济开发区13年招商引资的成果。但是按照官方既有数字,到2003年年底累计进区企业已达321个,投产企业实现税收1100万元,用工6000余人。也就是说,多年来,企业增长寥寥无几。

“企业的淘汰率不到5%,比较正常。”陈局长告诉《中国企业家》记者。2004年,该县一下子砍掉19个

乡镇工业园,把全县新投资项目集中到一个工业园区,节约了大量用地。

其实,这仅仅是中国工业园区的一个缩影,全国类似的荒凉的城市比比皆是。据报道,八达岭经济开发区在2009年6月10日就宣布新能源产业基地挂牌,但该产业基地事实上仍未走完主管部门批准程序。贵州省黔东南州成立10年,凯里开发区仍然是个空壳,开发区内企业寥寥可数。

目前凯里开发区只有不到三万人口,企业也多为高耗能企业,不太符合高新产业园区的定位。该地内部人士笑言:“我们没什么可宣传的,也许只能作为负面报道的典型。”

“由于缺乏大的产业氛围,企业进驻后常常感到四顾无人,没有良好的商业环境,企业很难生存。”一位接近凯里开发区的人士告诉记者。

成立十多年仍然是空心开发区的不止凯里开发区一家,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如意开发区内称得上规模的企业只有塞北星啤酒,目前该啤酒生产商已被燕京啤酒收入囊中;金桥开发区有一家金桥发电厂作为标杆性

企业,其他企业则围绕着发电厂这棵大树而生长;盛乐经济园区有蒙牛、金川开发区有伊利集团。虽然发展10年周边产业环境正在不断成熟,但只有一个标杆性企业终不能算是一个合格的园区,只有一家企业的园区更像是某个企业的园区,这与区县级行政级别的园区定位相去甚远。

《中国企业家》记者注意到,在盱眙工业园区内,一家企业的土地,已经变成了一个叫“水木清华”的大型楼盘正在兴建,施工现场机器轰隆。

在10米之外,多家企业的制造基地和厂房已经完工,厂房外墙皮已经破损,似乎许久未予修补,浙江商业投资兴建的一栋办公楼则还是砖混结构的半拉子工程。在一个叫“江苏真谛工贸公司”的大院内,遍地堆满回收来的垃圾。

一家厂区的看守工人对《中国企业家》记者表示,该公司三年前即在此圈地,自建厂房对外出租,但承租企业不多,大多空置着。记者发现,多家厂区内外没有生产迹象,平整的土地种满了农作物。

闲置土地回收难题

近日,“武汉美国新都市工业园空置率高达90%以上”的消息传遍网络,该工业园2008年12月一期工程竣工后,9家美国企业入驻,然而好景不长,这些企业纷纷撤退。可容纳2000家企业的园区内,目前只进驻18家,大部分是饮料、食品等本地企业,偏离了之前电子信息的定位。

规划占地3000亩的汉南区生态工业园,以农产品、食品加工为产业定位,2009年园区一期工程竣工,整个园区只有一家企业在生产。

2012年上半年,武汉市电视问政期间,曾对该工业园存在的问题进行过曝光,当时汉南区区长陈平曾信誓旦旦许诺“半年内有大的改观”,现如今该工业园依旧荒凉如故。

大量土地闲置的背后,是地方政府违法用地的惯性。来自河北省新河县国土局2011年的相关报告显示,2010年以来该县工业园区内有31宗违法违规用地,面积3166多亩。

无独有偶,湖北襄阳襄州区双沟工业园也被媒体曝出存在违法占用耕地事件。更为离奇的是,由于被要求复耕,该工业区在建好的水泥路上填土种菜,以敷衍检查。

《中国企业家》记者获悉,2010

年,襄樊市是全国违法用地较为严重地区,属于政府主要负责人被国土资源部约谈的全国5个市(州)之一。2011年上半年,国土资源部开展土地卫片执法检查“春雷行动”,重点拆除复耕违法和违规用地。

一边是闲置土地“晒太阳”,一边是用地紧张。面对这种尴尬,多个地方政府针对每一地块闲置情况,采取不同措施盘活,想方设法把“死”资产变为“活”资源。

在常州,由于轻纺工业全面“洗牌”,武进区多家企业停产,所占土地一直闲置。从去年开始,由国土部门牵头,闲置土地全部被地方政府收储。《中国企业家》记者了解到,通过回购闲置土地、提高厂房容积率等举措,常州市去年“挤”出2万多亩土地。

位于黄冈市浠水县鄂东滨江新区的美尔雅工业园,规划土地面积400亩,实际使用面积仅42.49多亩,剩余300多亩土地被用做种树等“副业”了。根据国家相关规定,未开工的约300亩土地属闲置土地,将依法予以收回。

因为业主方美尔雅与当地政府签定合同,今年5月,美尔雅已将浠水县国土局告上法庭。

其实在规划工业园区时,既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又要体现出超前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应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充分考虑园区所在地域的特点和基础水平、自然资源、发展速度等因素,力争使工业园区和中心城区实现最大的融合。

视角

荒废工业区背后的政绩冲动

■ 周围

近年来土地闲置问题日益突出。据国土资源部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5月31日,全国闲置土地3.55万公顷。54%的土地闲置系政府原因,企业自身原因造成闲置的占46%。“相当数量的土地被故意囤积或倒卖,开发商通过炒作房价、地价赚取暴利。”一位企业家说,很多地方政府参与倒卖土地,他们公司所在的这个工业园区便是如此。

高新区虽肩负科技创新、辐射和带动区域经济的重任,但是由于前期规划、政府扶持政策、政府补贴等原因,导致高新区内“空心化”。一是在招商过程中遇阻,高新区内大部分处于闲置状态,并没有过多企业入驻;另一种是一些非高新企业为享受“补贴”进驻高新区内,使高新区内鱼龙混杂。

全国工业园区兴建浪潮的背后,是地方政府急功近利的结果。为完成政绩考核,各个地方相互攀比,不计代价招商引资,形成恶性竞争,导致工业园区重复建设、同质化严重。工业园区遍地开花也折射出一些地方领导决策失误,不顾地方产业资源、地理条件、基础设施的实际,一味认定工业化才是地区经济增长的“发动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等出问题后,最后政府和企业不欢而散。

土地利用率不高的原因很多,除了用地标准控制不严,还有闲置土地因利益驱使监管不力。按照《闲置土地管理办法》规定,出让后未动工满一年的建设用地可被视为闲置,并可按土地出让或者划拨价的20%征闲置费;而国有建设用地闲置满两年则可无偿收回使用权。对此,国土资源部门处罚开发商还说得过去,但没听说对地方政府有处罚的,这显然是地方保护主义在作祟。

值得注意的是,各地大多抱着“重审批、轻监管”的消极心理,特别是在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当前,很多园区是政府借钱来修建,没有产生任何经济效益,最终还要摊派到老百姓身上。很多时候为了修建工业园区,地方财政变得相当窘迫,行政经费无法划拨,公务员工资发放延迟,到最后又反过来影响政府的工作效率。如此恶性循环,土地长期“偷闲”的现象在一些城市屡见不鲜。

在闲置土地的清查中,尽管《闲置土地处置办法》规定了闲置土地的认定、处置方式和处置程序等,但很多项目突击过关,往往只罚款了事,实施难一直是困扰处理闲置土地的拦路虎,变相降低了违法成本。

土地闲置的一个危害是,导致政府的公信力受到质疑。无论是在项目规划之初,还是在招商引资的过程中,以至于最后工业园区建成又被荒废,肯定会有不少群众的质疑声。但是政府在决策中并没有实际重视这些意见,到最后出现问题无法解决,政府在群众中的公信力肯定会进一步下降。

其实在规划工业园区时,既要实事求是、积极稳妥,又要体现出超前性、科学性和可操作性。应严格按照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城市建设总体规划的要求,充分考虑园区所在地域的特点和基础水平、自然资源、发展速度等因素,力争使工业园区和中心城区实现最大的融合。

中小企业创新基金申请被曝混入李鬼

■ 本报记者 张博

两只蓝色的嫩芽如手臂般将一枚金色的钥匙托起,这个标志代表着为中小企业带来成长希望和动力的科技部中小企业创新基金。但是近日在网络上盛传的一则关于“某企业申请创新基金过程中造假被匿名举报”的消息,却使大家对基金的申请和使用情况产生了一丝困惑。

各方否认造假

据知情人士介绍,工信部等主管部门已收到匿名举报信,反映北京中电赛意公司在申报2013年度“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时存在严重造假问题。在接到举报材料后,北京市科委、北京市科委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等负责该项目审核、发放的主管单位立即通知中电赛意公司本次申报工作的业务联系人黄永勤,要求该企业立即进行自查并上交检查报告。

那么,中电赛意公司在申请国家项目中是否真的存在违规甚至违法的情况,主管部门对类似问题又会如何处理?《中国企业家》记者带着一系列问题走访了北京市科委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办公室。

北京市科委高技术创业服务中心是受政府委托,为北京市科技型中小企业提供科技政策服务工作的专业机构,创业中心管理部负责人闫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据闫峰介绍,中电赛意公司本年度确实在申请创新基金,并且已经按照程序要求报送国家评审。当记者问到该企业的申请中是否存在造假情况时,闫峰表示,他此前还没有接到上级关于中电赛意的任何指示,也不知道申请是否出现问题,据他所了解的情况,该公司项目申请正常,已通过国家项目申请。

闫峰还向记者表示:“企业的财务材料等都有第三方的专业审计公司出具证明,我们中心只要看有这个财务审计证明就可以了,对于企业的其他材料,中心的初审也只做逻辑上或者说形式上的判断。”虽然中心负责北京市企业的创新基金项目受理、地方评审、监理、验收等工作,但是工作只停留在前期的接收材料、审核材料完整性等层次,对企业申报材料的真实性不做也没能力进行甄别。

对于如果确实存在材料造假的情况该如何处理的问题,闫峰表示,有问题企业无法通过优秀企业选拔,无法申请到该项目,但“不知道是不是存在其他处理方法”。

随后,记者又试图与中电赛意公司总经理刘明亮、项目经理曹玉红联系核实情况,但得到的答复也是一切在正常申报进行中,没有要求自查的问题。

局外人莫名成“联系人”

为了解事件真相,《中国企业家》记者联系了本次事件的焦点人物——该项目联系人——中国电子学会医药信息学分会主任委员黄永勤。出人意料的是,黄永勤向记者介绍,他已经于8月15日实名向有关部门及相关领导反映,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被莫名其妙地作为项目申报的“联系人”,从而受到上级责任追究并名誉受损。黄永勤向记者表示,自己并非该企业的员工,更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成为了国家项目的业务联系人。当项目申报“联系人”黄永勤要求查看中电赛意公司申报材料时,却被公司负责人拒绝。黄永勤向记者表示,“我想跟公司要一份申报材料看看,帮公司查一查问题。可他们说,徐晓兰不同意。”现在他接到上级部门的询问和媒体的质疑,有一种“代人受过”的感觉。

黄永勤说自己也很困惑,最近,他先是收到北京市科委创业服务中心电话,催促他上交企业自查结果,并不断有媒体向他了解中电赛意公司在项目申请过程中到底是否存在、存在哪些不符合规定的问题。据他了解,中电赛意公司并未在规定时间内上交检查结果,并且在很长的时间内都未对北京市科委的要求做出回应,因为上级主管部门还一直在催促他上交自查材料。

暴露监管空白

一个基金申请项目的业务联系人没有看过一眼申请材料,甚至这个联系人都不是该企业的员工;当业务联系人和项目申请公司收到上级要求自查的指示,相关管理单位和项目申报的公司负责人却对媒体表示没有要求自查的问题,申报工作正常;上级主管部门收到的匿名举报内容和业务联系人反映的情况以及有关各方为何说法不一?这些疑问记者并没有解开。

但是,知情人说,一个基金申请如果存在如此多的问题,那就真的需要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了,国家的基金和扶持政策能够真正落实给优秀、诚信的企业,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基金是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用于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技术创新的政府专项基金。国家以无偿资助和贴息贷款的方式,扶持和引导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技术创新活动,促进科技成果的转化,培育有活力的科技型中小企业,加快高新技术产业化进程。然而,如果这项国家和企业双赢的好政策被某些企业钻了空子,政策效果必将大打折扣。这对于国家财政,乃至国家公信力都是一种损害。

在采访中,一位业内人士直言,现在很多国家补贴项目或是补贴政策所采纳的补贴依据都由企业自己提供,例如在家电行业中,作为能否获得补贴的重要标注,能效指数却主要依靠企业的“自我声明”。而有关监管制度也不够完善,对于“骗补”事件的严查和追惩多是雷声大雨点小,也助长了企业骗补的信心。专家指出,未来有必要建立起更完善的监管和惩处制度,对于骗补企业,不仅要没收其违法所得,更要对其实施“禁入令”,剥夺其享受节能补贴政策的资格,从源头上杜绝“骗补”的发生。